



呂氏春秋

四

慎大覽

孝行覽

服部文庫
117
354
4



117
354
4

呂氏春秋第十三卷

高氏訓解

宋邦又

張邦瑩

徐益孫

何三畏校



有始覽第一

一曰天地有始天微以成地塞以形

始物也天陽也虛而能施故微

以生萬物地陰也實而能受故塞以成形兆也

天地合和生之大經也

道經猶

以寒以暑日月晝夜知之

知猶別也

以殊形殊能異宜說

之形能各有施

夫物合而成離而生知合知成知

離知生則天地平矣

合和也平成也

平也者皆當察其情處

其形一作平也者皆反

天有九野地有九州土有九

山山有九塞澤有九藪險阻曰塞有水曰澤無水曰藪風有八等水

有六川何謂九野中央曰鈞天其星角亢氐鈞平也為四方

主故曰鈞天角亢氐東方宿韓鄭分野東方曰蒼天其星房心尾東方二月

建卯木之中也木色青故曰蒼天房心尾東方宿房心宋分野尾箕燕分野東北曰變天

其星箕斗牽牛東北水之季陰氣所盡陽氣所始萬物向生故曰變天斗牛北方宿箕尾

一名析木之津燕之分野北方曰玄天其星娵女虛危營

室北方十一月建子水之中也水色黑故曰玄天也娵女亦越之分野虛危齊分野營室衛分野西

北曰幽天其星東壁奎婁西北金之季也將即太陰故曰幽天東壁北方宿一

名豕韋衛之分野奎婁西方宿西方曰顛天其星胃昂畢

西方八月建酉金之中也金色白故曰顛天昂畢西方宿一名大梁趙之分野西南曰朱天

其星觜雉參東井西南火之季九為少陽故曰朱天雉參西方宿一名實沈晉之分野

東井南方宿一名南方曰炎天其星輿鬼柳七星南方

五月建午火之中也火曰炎上故曰炎天輿鬼南方宿火秦之分野柳七星南方宿一名鶉火周之分野

東南曰陽天其星張翼軫東南木之季也將即太陽純乾用事故曰陽天張翼

北方宿張翼周之分野翼軫何謂九州河漢之間為豫

州周也河在北漢在南故曰之間兩河之間為冀州晉也東至清

西河濟之間為兗州衛也濟出其北東方為青州齊

也泗上為徐州魯也泗水東南為揚州越也南方為

荆州楚也西方為雍州秦也北方為幽州燕也何謂

九山會稽太山會稽山在今會稽郡太山王屋首山在今太山郡是為東嶽也

太華

王屋在河東垣縣東北濟水所出也首山在蒲坂之南河曲之中伯夷所隱太華在弘農華陰

縣是為

岐山太行羊腸孟門岐山在右扶風美陽縣西北周家所邑太行在

河內野

王縣比羊腸何謂九塞大汾冥阨荆阮方城

其山盤

紆譬如羊腸何謂九塞大汾冥阨荆阮方城

大汾處

未聞冥阨荆阮方城皆在楚魯定四年殺井

吳伐楚

楚左司馬請直轅冥阨以擊吳人者也殺井

陘疵處

句注居庸在上谷何謂九藪藪澤也

句注在

鴈門居庸在上谷何謂九藪藪澤也

沮陽之

東通居都關也何謂九藪藪澤也

吳之具

區越之區在吳楚之雲夢雲夢在南秦之陽華

陽華在

鳳翔或晉之大陸魏獻子所居猶梁之圃田

曰在華

陰西晉之大陸魏獻子所居猶梁之圃田

圃田在

今宋之孟諸孟諸在梁國齊之海隅隅崖也趙

河南中

年宋之孟諸孟諸在梁國齊之海隅隅崖也趙

之鉅鹿

廣阿燕之大昭大昭今大何謂八風東北曰

炎風

炎風良氣所生一日融風東方曰滔風震氣所生一日明庶風東南曰

熏風

熏風或作景風巽氣所生一日清明風南方曰巨風離氣所生一日凱風詩曰

自南

西南曰凄風坤氣所生一日涼風西方曰颶風兌氣所生一日閭闔

風西北

曰厲風乾氣所生一日不周風北方曰寒風坎氣所生一日廣莫

風何謂

六川河水赤水遼水黑水江水淮水河出崑崙東流直

千里

南北二萬六千里子午為經卯酉為緯水道八

千里

受水者亦八千里通谷六名川六百陸注三千

小水萬

數陸無水水盛凡四極之內東西五億有九

萬七千里南北亦五億有九萬七千里海東西長南北極內等

極星與天俱遊而天樞不移極星辰星也語曰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故曰

冬至日行遠道周行四極命為玄明遠道外不移

夏至日行近道乃參于上當樞之下無日周行四極

玄明大明也晝夜近道內道也乃參倍于上下日高也當樞白民

之南建木之下日中無影呼而無響蓋天地之中也

白民之國在海外極內建木在廣都南方衆帝所從上下也復在白民之南建木狀如牛豕之有皮黃葉

若羅也日正中將下日直人下皆無影大相叫呼又無音響人聲故謂蓋天地中也天地萬物

一人之身也此之謂大同以一人身喻天地萬物易曰大衆耳目鼻口也衆五穀寒暑也此之謂衆異則

同也

萬物備也天註一作堪萬物聖人覽焉以觀其類天

輸萬物聖人總覽以知人也解在乎天地之所以形天地之利雷

電之所以生震氣為雷激氣為電始生時也陰陽材物之精陰陽皆

陰陽例人民禽獸之所安平人民禽獸動作萬物皆

萬物也其所樂故曰由天地陰陽以生各得

之所安平也

名類

二曰凡帝王者之將興也天必先見祥乎下民祥微

黃帝之時天先見大螾大螻蛄螻螾蝓黃帝曰土氣

勝土氣勝故其色尚黃其事則土則法也法及禹之

時天先見草木秋冬不殺禹曰木氣勝木氣勝故其

色尚青其事則木法木色青及湯之時天先見金乃生於

水湯曰金氣勝金氣勝故其色尚白其事則金法金色白

及文王之時天先見火赤鳥銜丹書集于周社文王

曰火氣勝火氣勝故其色尚赤其事則火法火色赤代火

者必將水天且先見水氣勝水氣勝故其色尚黑其

事則水法水色黑水氣至而不知數備將徙一作于土天

為者時而不助農於下助也類固相召氣同則合聲

比則應應知鼓宮而宮動鼓角而角動鼓擊也擊大宮而小宮應擊大

角而小角知言類相感也平地注水水流濕均薪施火火就燥流

濕者先濡火就燥者先然山雲草莽水雲角觶旱雲煙火雨雲水

波無不皆類其所生以示人故以龍致雨以形逐影

師之所處必生棘楚軍師訓罰以殺罰為首棘楚以戰人喜生戰地故生其處也

禍福之所自來衆人以為命安知其所以自從也凡人知其所以為天命不由其所

夫巢覆毀卵則鳳凰不至割獸食胎則麒麟

不來乾澤涸漁則龜龍不往物之從同不可為記子

不遮乎親臣不遮乎君遮後也君同則來異則去故君

雖尊以白為黑臣不能聽聽從父雖親以黑為白子不

能從黃帝曰芒昧因天之威一作道與元同氣芒芒昧

之貌天之威無不敬也非同氣不協故曰同氣賢於同義同義賢於同

力同力賢於同居同居賢於同名帝者同氣同元王氣也

者同義同仁也霸者同力同武也勤者同居則薄矣同居於世

亡者同名則捕矣同名不仁不義粗惡也其智彌捕者其所同

彌捕其智彌精者其所同彌精精微也故凡用意不可

不精夫精五帝三王之所以成也成齊類同皆有合

故堯為善而眾善至桀為非而眾非來一本作桀為惡而眾惡來

商箴云天降災布祥並有其職以言禍福人或召之

也職主也故國亂非獨亂也又必召寇獨亂未必亡

也召致也召寇則無以存矣存在也凡兵之用也用於利用於

義攻亂則脆脆則攻者利攻亂則義義則攻者榮榮

且利中主猶且為之况於賢主乎故割地寶器卑辭

屈服不足以止攻惟治為足足止人攻治則為利者不攻

矣為名者不伐矣凡人之攻伐也非為利則因為名

也名實不得國雖疆大者曷為攻矣解在乎史墨來

而輟不襲衛趙簡子可謂知動靜矣

去尤

三曰世之聽者多有所尤多有所尤則聽必悖矣所

以尤者多故其要必因人所喜與因人所惡東面望

者不見西墻南鄉視者不覩北方意有所在也人有

亡鉄者意其鄰之子視其行步竊鉄也顏色竊鉄也

言語竊鉄也動作態度無為而不竊鉄也相其谷而

得其鈇

一作其其舌而得其鈇

他日復見其鄰之子動作態度

無似竊鈇者其鄰之子非變也已則變矣變也者無

他有所尤也邾之故法為甲裳以帛

以帛綴甲公息忌作一

忘謂邾君曰不若以組凡甲之所以為固者以滿竅

也今竅滿矣而任力者半耳且組則不然竅滿則盡

任力矣邾君以為然曰將何所以得組也公息忌對

曰上用之則民為之矣邾君曰善下令令官為甲必

以組公息忌知說之行也因令其家皆為組人有傷

之者曰公息忌之所以欲用組者其家多為組也邾

君不說於是復下令令官為甲無以組用此邾君之

有所尤也為甲以組而便公息忌雖多為組何傷也

以組不便公息忌雖無組亦何益也為組與不為組

不足以累公息忌之說用組之心不可不察也魯有

惡者

醜其父出而見商咄反而告其鄰曰商咄不若

吾子矣且其子至惡也商咄至美也彼以至美不如

至惡尤乎愛也故知美之惡知惡之美然後能知美

惡矣莊子曰以瓦投者翔以鉤投者戰以黃金投者

始其祥一也而有所殆者必外有所重者也外有所

重者泄益內挫魯人可謂外有重矣解在乎齊人之

欲得金也及秦墨者之相妬也皆有所乎尤也老聃

則得之矣若植木而立手獨必不合於俗則何可擴矣

聽言

四曰聽言不可不察不察則善不善不分善不善不分亂莫大焉三代分善不善故王今天下彌衰聖王一作之道廢絕世主多盛其歡一作樂大其鍾鼓侈其臺榭苑囿以奪人財輕用民死以行其忿老弱凍餒天嗜壯狡汙盡窮屈加以死虐攻無臯之國以索地誅不辜之民以求利而欲宗廟之安也社稷之不危也不亦難乎今人曰其氏多貨其室培濕守狗死

其勢可宥也則必非之矣曰某國饑其城郭痺其守其寡可襲而篡之則不非之乃不知類矣周書曰往者不可及來者不可待賢明其世謂之天子故當今之世有能分善不善者其王不難矣善不善本於義不以愛愛利之為道大矣夫流於海者行之旬月見似人者而喜矣及其暮年也見其所嘗見物於中國者而喜矣夫去人滋久而思人滋深歟亂世之民其去聖王亦久矣其願見之日夜無間故賢王秀士之欲憂黔首者不可不務也務勉也功先名事先功言先事不知事惡能聽言不知情惡能當言安能使其言當合於事乎

其與人穀言也其有辯乎其無辯乎穀善言也造父始

習於大豆蠶門始習於甘蠅習學也大豆甘蠅蓋御射人姓名御大

豆射甘蠅而不徙人以為性者也專學不徙以得深術不徙之

所以致遠追急也所以除害禁暴也專學大豆甘蠅之法而不徙之

故御得御可以致遠追急射而發中可以除害禁暴也凡人亦必有所習其心

然後能聽說不習其心習之於學問不學而能聽說

者古今無有也解在乎白圭之非惠子也白圭周人也惠子惠

施仕公孫龍之說燕昭王以偃兵及應空洛之遇也

孔穿之議公孫龍翟翦之難惠子之法此四士者之

議皆多故矣不可不獨論公孫龍孔穿翟翦皆辯人

謹聽

五曰昔者禹一沐而三捉髮一食而三起以禮有道

之士通乎已之不足也欲以問知所不知也通乎已

之不足則不與物爭矣情欲之物不爭愉易平靜以待之使

夫自得一作以之因然而然之使夫自言一作寧之亡國

之主反此乃自賢而少人少人則說者持容而不極

至聽者自多而不得自多自賢也雖有天下何益焉是乃

真之昭亂之定敗一作毀之成危之寧以真為明以亂為定以毀為成

以危為寧也故殷周以亡比干以死諄而不足以舉殷周

而亡比干以忠而死不當亂而亂故人主之性一作任

莫過乎所疑而過於其所不疑所疑者不敢行故不可而行之不過乎所不知而過於其所以知者不敢故以為過所以知者不可施故雖不疑雖已知必察而必為故曰過於其所以知之以法揆之以量驗之以數其所不疑其所已知俗法制行之以度量若此則是非無所失而舉措無所揆之以數術驗之過矣其慎所不疑審所夫堯惡得賢天下而試舜舜已其慎所不疑審所惡得賢天下而試禹惡安誠用也何以得禹斷之於耳而已矣耳之可以斷也反性命之情也反今夫惑者非知反性命之情惑也其次非知觀於五帝三王之所以成也其治則奚自知其世之不可也奚自知其

身之不逮也奚何也太上知之其次知其不知生自上也其次知不知則問不能則學周箴曰夫自念斯其不知也學德未暮暮學賢問三代之所以昌也學賢知不知而自以為知百禍之宗也宗本也論語曰不知為不知則反於道百禍歸之故曰百禍之宗也名不徒立功不自成國不虛存必有賢者惟賢者然後立名成功而有其國也賢者之道牟而難知妙而難見牟猶大也賢者之道際落及故難知也其仁愛物本於中心精妙幽微亦非不肖所及故難見也故見賢者而不聳則不惕於心不惕於心則知之不深不深知賢者之所言不祥莫大焉祥善主賢世治則

賢者在上位在上主不肖世亂則賢者在下今周室既

滅而天子已絕周厲王無道流于彘而滅亂莫大於

無天子無天子則疆者勝弱衆者暴寡以兵相殘不

得休一作暫息今之世當之矣當其時也故當今之世求有

道之士則於四海之內山谷之中僻遠幽間之所所

也若此則幸於得之矣得之則何欲而不得何為而

不成得賢則欲而成也太公釣於滋泉遭紂之世也故文

王得之而文王千乘也紂天子也天子失之而千乘

得之知之與不知也文王知太公賢是以得之紂不知賢是以失之故曰知與不知

也諸衆齊民不待知而使不待禮而令今一作合齊民凡民非一

故言若夫有道之士必禮必知然後其智能可盡可盡

得而解在乎勝書之說周公可謂能聽矣齊桓公之

見小臣稷魏文侯之見田子方也皆可謂能禮士矣

能禮士故曰得士商紂不能禮士故失太公以滅亡也

務本

六曰嘗試觀上古記三王之佐其名無不榮者其實

無不安者功大也上古記上古書也名者詩云有

晷淒淒興雲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詩小雅大田

陰雨也陰陽和時雨祁祁然不暴疾也古者井田十

一而給公田在中私田在外民有禮讓之心故願先及私也三王之佐皆能以公及其私矣俗主之佐其

欲名實也與三王之佐同而其名無不辱者其實無
不危者無公故也皆患其身不貴於國也而不患其
主之不貴於天下也皆患其家之不富也而不患其
國之不大也此所以欲榮而愈辱欲安而益一作危
安危榮辱之本在於主主之本在於宗廟宗廟之本
在於民民之治亂在於有司有司於周禮為太宰掌
建國之六典以佐王治
邦國以治官府以
紀萬民此之謂也易曰復自道何其咎吉乾下巽上
復自道何其咎吉乾為天天道轉運為乾初得其位
既天行周匝復始故曰復自道也復自進退又何咎
乎動而無咎故吉也以言本無異則動卒有喜乾動反其本終
咎故吉也今處官則荒亂臨射則貪得欲多列近則持諫位

也持諫
不公正將衆則罷怯罷勞也
去無勇也以此厚望於主豈不難

哉厚今有人於此修身會計則可一作耻臨財物資

盡則為已盡營畧也無不
克何以為已若此而富者非盜則無所

取詩云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
胡瞻爾庭有縣特兮非盜則無所取故榮

富非自至也緣功伐也今功伐甚薄而所望厚誣也

以薄獲厚
為誣也無伐功而求榮富詐也以虛取
之為詐詐誣之道

君子不由也由用人之議多曰上用我則國必無患用

已者未必是也而莫若其身自賢有人於此言用我
者則國無患而使

用之未必然也使無患
莫若自修其身之賢也而已猶有患用已於國惡得

無患乎猶尚
惡安已所制也釋其所制而奪乎其所不制

諱言身者已所自制也釋已而不修未得治國治官

可也官小政也推此言之若此人若夫內事親外交

友必可得也苟事親未孝交友未篤是所未得惡能

善之矣故論人無以其所未得而用其所已得可以

知其所未得矣以其孝得於親則知必忠於君也以

知其未古之事君者必先服能然後任服其能必反

情然後受反情常內省也受受祿也主雖過與臣不徒取過大雅

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以言忠臣之行徒一作也大明

之十一章也言天臨命武王伐紂必克之不致有疑

解在鄭君之間被瞻之義也見務大論被瞻知齊國

戶益不聽管仲臨終之言因諷鄭君薄疑應衛嗣君以無重稅此二士

者皆近知本矣嗣君以王者富民故曰無重稅也

諭大

七曰昔舜欲旗一作禡古今而不成旗覆也既足以成

帝矣禹欲帝而不成既足以正殊俗矣殊俗異方湯

欲繼禹而不成既足以服四荒矣四表之荒服也武王欲及

湯而不成既足以王道矣五伯欲繼三王而不成既

足以爲諸侯長矣孔丘墨翟欲行大道於世而不成

既足以成顯名矣名聖賢之名夫大義之不成既有成矣

已夏書曰天子之德一作惠廣運乃神乃武乃文逸

也故務在事事在大專地大則有常祥不庭歧母群

抵一作怪天翟常祥不庭群抵歧母天翟皆獸名也不周山大則有虎豹

熊蟻蛆皆獸名不周山在翟水大則有蛟龍龜鼉鱣鮪魚二千

龜可作美傳曰楚人獻龜於鄭靈公不與公子宋龜美公子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龜鼉魚皮可作鼓詩

云鼉鼓薛薛鱣鮪皆六魚長丈餘詩云鱣鮪發發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

惟逸善喻山大水大生大物廟者鬼神之所萬夫之

長可以生謀長大也故可室中之無澤陂也井中

之無大魚也淮南記曰蓬房不能容鶴卵此之謂也新林之無長木也

言未久也凡謀物之成也必由廣大衆多長久信也季子

曰燕雀爭善處於一屋之下子母相哺也姁姁焉相

樂也自以為安矣竈突決則火上焚棟燕雀顏色不

變是何也乃不知禍之將及已也為人臣免於燕雀

之智者寡矣夫為人臣者進其爵祿富貴父子兄弟

相與比周於一國姁姁焉相樂也以危其社稷其為

竈突近也而終不知也其與燕雀之智不異矣故曰

天下大亂無有安國一國盡亂無有安家一家皆亂

無有安身此之謂也故小之定也必恃大大之安也

必恃小小大貴賤交相為恃一作贊然後皆得其樂定

賤小在於貴大淮南記曰牛馬之氣烝生蟻蠱蟻蝨

定賤小在於貴大解在乎薄疑說衛嗣君以王術見務杜赫

說周昭文君以安天下

杜赫周人杜伯之後昭文君周末世分葛西之後君號也

說見務大論及匡章之難惠子以王齊王也

匡章乃孟軻所謂通國稱

不孝者能王齊王亦大也

呂氏春秋第十三卷終

呂氏春秋第十四卷

高氏訓解

明雲間

宋邦又

張邦瑩

徐益孫

何三畏校

孝行覽第二

孝行

一曰凡為天下治國家必務本而後末

詹何曰身治而國不治者

未之有也故曰必務本

所謂本者非耕耘殖之謂務其人也

務猶求也

務其人非貧而富之寡而衆之

衆多也

務其本也

務本莫貴於孝

孝為行之本也行於孝者故聖人貴之

人主孝則名章

榮下服聽天下譽

譽樂也孔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况

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懽心

人臣孝則事君忠處官廉臨難死

孝於親故能忠於君孝經曰以孝事君則忠此之謂也處官廉孝經曰修身慎行恐辱先也此之謂也臨

難死君父之難視死如歸義重身輕也士民孝則耕芸疾守戰固不罷

北耕芸疾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衣食足知榮辱故守則堅戰必克無退走者夫孝三皇五

帝之本務而萬事之紀也三皇伏羲神農女媧也五帝軒轅帝顓頊帝嚳高辛

帝堯陶唐帝舜有虞也紀猶貫囚也夫執一術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

從者其惟孝也一術故論人必先以所親而後及所

疏先本後末先近後遠必先以所重而後及所輕所重謂其親所輕謂他人

今有人於此行於親重而不簡慢於輕疏則是篤謹

孝道有人行孝敬於其親以及人之親故不敢簡慢於輕疏者是厚慎孝道之謂也先王之

所以治天下也先王以孝治天下故愛其親不敢惡人敬其

親不敢慢人愛敬盡於事親光耀加於百姓加施究

於四海究極也此天子之孝也會子曰身者父母之遺

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敬畏居處不莊非孝

也莊敬也事君不忠非孝也忠正也莅官不敬非孝也莅臨也

朋友不篤非孝也篤信也戰陣無勇非孝也楊子曰孟軻勇於義

勇而立義揚名於後世孝之終也也五行不遂災及乎親敢不敬乎遂成

商書曰刑三百罪莫重於不孝商湯所制法也曾子曰先王

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德貴貴老敬長慈幼此五

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定安也所謂貴德為其近於

聖也所謂貴貴為其近於君也所謂貴老為其近於

親也所謂敬長為其近於兄也所謂慈幼為其近於

弟也會子曰父母生之子弗敢殺父母置之子弗敢

廢置立父母全之子弗敢闕闕故舟而不游道而不

徑能全支體以守宗廟可謂孝矣濟水載舟不游涉

逸沒溺畏險之害故曰養有五道修宮室安牀第節

飲食養體之道也節飲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修宮

樹五色施五采列文章養目之道也列別也青與赤

謂之章以極目觀正六律六律黃鐘夷則太籥五聲

故曰養目之道也雜八音養耳之道也八音八卦之音雜會

用徵羽之熟五穀烹六畜熟五穀烹芻餼煎調養口之道也黍熟快口腹

故曰養口之道餼顏色說言語敬進退養志之道也和顏色

母之志意故此五者代進而厚用之可謂善養矣代

更次用之以便親性樂正子春下堂而傷足瘳而數

月一作三不出猶有憂色門人問之曰夫子下堂而

傷足瘳而數月不出猶有憂色敢問其故也故事樂正

子春曰善乎而問之也而汝吾聞之曾子曾子聞之仲

尼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不虧其身不損其形

可謂孝矣君子無行咫尺而忘之余忘孝道是以憂

故曰身者非其私有也私猶嚴親之遺躬也躬民之

本教曰孝始其行孝曰養養可能也敬為難之行敬難敬

可能也安為難安寧其親難安可能也卒為難卒父母既

沒敬行其身無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禮者履此

者也履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疆者疆此者

也樂自順慎一作此生也刑自逆此作也能順行無遺

樂生也逆之則刑辟作也

本味

二曰求之其本經旬必得求之其末勞而無功雖所

得功名之立由事之本也得賢之化也得賢人與之

功名故曰得賢之化也非賢其孰知乎事化一作故曰其本在

得賢有侏氏女子採桑得嬰兒于空桑之中侏讀獻

之其君其君令焯人養之焯猶庖也察其所以然察曰其

母居伊水之上孕任身為孕夢有神告之曰曰出水而東

走母顧明日視曰出水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其邑

盡為水身因化為空桑伊尹母化故命之曰伊尹此

伊尹生一作空桑之故也長而賢湯聞伊尹使人請

之有侏氏有侏氏不可伊尹亦欲歸湯湯於是請取

婦一作為媵有侏氏喜以伊尹為媵送女故賢主之

求有道之士無不在以以用為有道之士求賢主無

不行也為媵言必行相得然後樂賢主得賢臣賢臣得賢

不謀而親不約而信相為殫智竭力犯危行苦殫竭

也危難也志懽樂之此功名所以大成也固不獨固

也士有孤而自恃人主有奮而好獨者則名號必廢

息也社稷必危殆故黃帝立四面堯舜得伯陽續

耳然後成黃帝使人四面出求賢人得之立以為佐故曰立四面也伯陽續耳皆賢人堯用之

以成凡賢人之道一作德有以知之也知其賢人堯用之功也

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琴而志在太山鍾子期曰善

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選之間而志在流水選少

須臾之間也志在鍾子期又曰善哉乎鼓琴湯湯乎

若流水鍾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

為世無足復為鼓琴者伯牙名或作雅鍾氏期名子皆通稱悉楚人也少善聽

音故曰為世無非獨琴若此也賢者亦然世無賢者亦無所從

受禮義法則雖有賢者而無禮以接之賢矣由盡忠

猶御之不善驥不自千里也言不肖者無禮以接賢者賢者何用盡其忠乎

若不知御者御驥驥亦不為之從千里也湯得伊尹桀之於廟爨以燿火

爨以犧猥周禮司燿掌行火之政令火者所以被除其不祥置火於桔臬燭以照之爨以牲血

塗之曰爨燿讀曰權衡之權明日設朝而見之說湯以至味為湯說美

味湯曰可對而為乎對曰君之國小不足以具之為

天子然後可具夫三群之蟲三羣謂水居肉水居者

腥肉攫者燥草食者羶水居者川禽魚鼈之屬故其

之謂鷹鷂之屬故其臭臊也草食者臭惡猶美皆有

食草木謂麋鹿之屬故其臭羶也

所以臭惡猶美若蜀人之作羊凡味之本水最為始

五味三材五行之數水第一故曰水最為始九沸九

變火之為紀紀猶節也時疾時徐滅腥

去腥除羶必以其勝無失其理用火熟食或熾或微

故曰必以其勝也齊和之節治除腥羶勝去其臭

得其中適故曰無失其理也調和之事必以甘酸苦

辛鹹先後多少其齊甚微皆有自起齊和分也鼎中

之變精妙微纖口弗能言志弗能喻鼎中品味分齊

言也志意揆度不能論說若射御之微陰陽之化四時之數射者

也四時之數春生夏長秋收冬藏物有異功也故久而不弊熟而不爛弊敗

失飪也論語云失飪不食甘而不噍噍一作酸酸而不醅醅一作鹹鹹而不減辛

而不烈澹而不薄肥而不臞言皆得肉之美者猩猩

之唇獾獾之炙猩猩獸名也人面狗軀而長尾雉鱗

之翠鳥名也翠厥也述蕩之擊獸名擊讀如捲枕之

旄象之約旄旄牛也在西方象象獸也在南方約

一曰約美也旄象流沙之西丹山之南有鳳之丸

丹山在南方丹澤之山也二處之表有鳳皇之外沃

民所食食鳳也沃魚之美者洞庭之鱖東海之鮪

洞庭江水所經之澤名也醴水之魚名曰朱鼈六足

有珠百碧醴水在蒼梧環九疑之山藿一作水之魚

名曰鯨其狀若鯉而有翼如也翼羽翼也常從西海

夜飛游於東海鯨從西海至東海乘雲氣而飛菜之美者崑崙之蘋

崑崙山名在西比其高九萬八千里蘋大蘋水藻也壽木之華壽木崑崙山上

其實者不死指一作姑之東中容之國有赤木玄木

之葉焉指姑乃姑餘山名也在東南方淮南記曰軼

之而餘脊一作督之南南極之崖一作旁有菜其名曰嘉

樹其色若碧餘脊南方山名也有嘉美之菜陽華之

芸湯華乃華陽山名也芸雲夢之芹雲夢楚澤具區

之菁具區澤名吳越浸淵之草名曰土英浸淵深淵

善上英華也和之美者陽樸之薑招搖之桂名在蜀

郡招搖山名在桂陽禮記曰草不越駱之菌鱧鮪之

醢越駱國名菌竹筍也鱧鮪大魚也大夏之壩宰揭

之露其色如玉大夏澤名或曰山名在西比長澤之

郊長澤大澤在西比飯之美者玄山之禾不周之

粟飯食也玄山處則未聞不周陽山之稌南海之秬

之海稌關西謂之稌冀州謂之堅秬黑黍也水之美

者三危之露三危西崑崙之井泉沮江之丘名曰搖

水沮漸如江曰山之水高泉之山其上有涌泉焉冀

州之原皆西方之山泉也冀州在中央水泉果之美

者沙棠之實沙棠木名也常山之北投淵之上有百

果之美

果焉群帝所食有覈曰果無覈曰蘇箕山之東青島

之所有甘櫨焉箕山許由所隱也在潁川陽城之西

果江浦之橘雲夢之柚浦濱也橘所生也生江北漢

上石耳所以致之漢水名出於嶓冢東注於江石馬

之美者青龍之匹遺風之乘匹乘皆馬名周禮七尺

風非先為天子不可得而具天子不可疆為必先知

道言當順天命而受之不可以道者止彼在已彼謂

已成而天子成孟子曰得乎丘民為天子天子成

則至味具天子貢珍故審近所以知遠也成已所以

成人也聖王之道要矣豈越越多業哉要約也越越

輕易之貌業

事也聖王得仁義約要之道以化天下天下化之豈必越越然輕易多為民之事也

首時一作胥時

三曰聖人之於事似緩而急似緩謂無為也似遲而

速以待時謂若武王會於孟津八百諸侯皆曰紂可

遲也甲子之日剋紂王季歷困而死文王苦之王季

於牧野故曰待時紂王季歷困而死文王苦之王季

王之父也勤勞國事以至有不忘姜里之醜時未可

也紂為無道拘文王於羑里不忘其醜武王事之夙

夜不懈亦不忘王門之辱文王為紂所拘於羑里之

辱文王得歸乃築靈臺作王門相女童鐘鼓立十二

示不與紂同也武王以此為耻而不忘也

年而成甲子之事紂牧野故曰成甲子之日剋紂時固不

易得同常也太公望東夷之士也太公望河內人也於周豐鎬為東故曰東

夷之欲定一世而無其主主謂君聞文王賢文謚也經天緯地曰

文故釣於渭以觀之渭水名近豐鎬文王之德能有天下也伍

子胥欲見吳王而不得吳王僚也王客者言之於

子光者見之而惡其貌不聽其說而辭之先惡子胥之顏貌不

受其言辭謝之也客請之王子光王子光曰其貌適吾所甚

惡也請問也惡憎也客以聞伍子胥伍子胥曰此易故也故

願令王子居於堂上重帷而見其衣若手請因說之

王子許言於重帷中見衣若手者伍子胥說之半王

子光舉帷搏其手而與之坐搏執子胥之手與說畢

王子光大說子胥說霸術畢子光伍子胥以為有吳

國者必王子光也退而耕于野七年王子光代吳王

僚為王任子胥子胥乃修法制下賢良選練士習戰

鬪六年然後大勝楚于柏舉柏舉楚南郟邑九戰九勝追北

千里北走也昭王出奔隨遂有郢郢楚都傳云親射王

宮鞭荆平之墳三百平王太子之子棄疾也後改名

父兄故子胥射鄉之耕非忘其父之讐也待時也鄉

其宮鞭其墳也者始之吳時耕於吳境墨者有田鳩欲見秦惠王

待天時須楚之罪也墨者有田鳩欲見秦惠王田

齊人學墨子術也留秦三年而弗得見客有言之於

楚王者往見楚王楚王說之與將軍之節以如秦如

也至因見惠王告人曰之秦之道乃之楚乎固有近
 之而遠遠之而近者留秦三年不得見惠王近之而遠也從楚來至而得見遠之而
 近時亦然有湯武之賢而無桀紂之時不成其王有也
 桀紂之時而無湯武之賢亦不成聖人之見時若步
 之與影不可離步行日中影乃逐之不可得遠之也從得時如影之隨人亦不可離之
 也故有道之士未遇時隱匿分窟勤以待時分大窟藏勤勞
 時至有從布衣而為天子者舜是也有從千乘而得天
 下者湯武是也有從卑賤而佐三王者太公望伊尹傳說是也有從
 匹夫而報萬乘者豫讓是也趙襄子兼土拓境有兵車萬乘豫讓為智伯報之襄子高其義而不殺豫讓卒不止終得斬襄子觀身之衣然後就死也故聖人之所貴唯時

也水凍方固固堅也后稷不種后稷之種必待春故人
 雖智而不遇時無功五稼非春不生智者之功非時不成方葉之茂美
 終日采之而不知之不知其葉也秋霜既下眾林皆羸羸
 也盡也事之難易不在小大務在知時聖人時行則行時止則止與萬物終始
 也鄭子陽之難狝狗潰之潰亂也子陽鄭相或曰鄭君好行嚴猛人家有狝狗者誅之人畏誅國齊高國之難失牛潰之衆因之以殺二子逐失牛之亂也故禍同當其時狗
 殺子陽高國衆因之以殺二子逐失牛之亂也故禍同當其時狗
 牛猶可以為人唱而况乎以人為唱乎飢馬盈廐嘆
 然嘆然無聲未見芻也飢狗盈窖嘆然未見骨也見骨與
 芻動不可禁動猶爭也亂世之民嘆然未見賢者也見賢

人則往不可止往者非其形心之謂乎齊以東帝困於天下而魯取徐州齊湣王僭號於東民不順之故困於天下是以魯國畧取徐州也邯鄲以壽陵困於萬民而衛取繭氏壽陵魏邑趙兼有之萬民不附是以衛人取其繭氏之邑也以魯衛之細而皆得志於大國遇其時也細小也遇大國之民皆欲之則取之也故賢主秀士之欲憂黔首者亂世當之矣當亂世憂而濟之者天不再與時不久留能不兩工事在當之天不再與一姓不再興時不久留日中則昃者也

義賞

四曰春氣至則草木產秋氣至則草木落產與落或使之非自然也故使之者至物無不為使之者不至

物無可為未春無可為生木秋無可為落古之人審其所以使故物

莫不為用使之者以其時生則生時落則落故曰莫不為用賞罰之柄此上

之所以使也其所以加者義則忠信親愛之道彰彰明也

也久彰而愈長民之安之若性此之謂教成教成則

雖有厚賞嚴威弗能禁言德教一成雖復賞罰之使若性自然不為不忠不信人人自為忠信可禁止也故善教者不以賞罰而教成教成而賞

罰弗能禁用賞罰不當亦然言民為不忠不信亦不能禁姦偽賊

亂貪戾之道興興作也久興而不息民之雙戾若性雙言也

也戎夷胡貉巴越之民是以雖有厚賞嚴罰弗能禁

也禁止也郢人之以兩版垣也吳起變之而見惡郢楚都也楚人也

以兩版築垣吳起衛人也楚以為將變其兩版教之

用四楚俗習久見怨也公羊傳曰文公逆祀去者三

人定公順祀叛者五人此之謂久習也

賞罰易而民安樂易其邪而施其正民去邪

從正故氏與羗二種夷民言氏羗安樂也氏羗之民其虜也氏與羗二種夷民言氏羗安樂也

不憂其係纍而憂其死不焚也焚燒也皆成乎邪也不

天之正氣故賞罰之所加不可不慎且成而賊民賞罰正而民正

於城濮城濮楚北境之地名召咎犯而問曰楚衆我寡奈何而

不足於文繁戰之君不足於詐足猶厭也一本作以

詐者謂詭變而用奇也君亦詐之而已文公以咎犯

言告雍季雍季曰竭澤而漁豈不獲得而明年無魚

焚藪而田豈不獲得而明年無獸言盡其類詐偽之道雖

今偷一作愈可後將無復不可復作非長術也文公用咎犯

之言言諱也而敗楚人於城濮敗破也反而為賞雍季在

上上首也左右讓曰城濮之功咎犯之謀也君用其言

而賞後其身一作資後其賞或者不可乎文公曰雍季之言

百世之利也咎犯之言一時之務也務猶事焉有以一

時之務先百世之利者乎孔子聞之曰臨難用詐足

以却敵反而尊賢足以報德文公雖不終始足以霸

矣賞重則民移之民移之則成焉移猶歸成乎詐其成

毀雖成其勝敗必毀敗天下勝者衆矣而霸者乃五

乃猶也文公處其一知勝之所成也居五霸之一勝而不知

勝之所成與無勝同也秦勝於戎而敗乎殺秦繆

西戎而霸使孟明白乙丙西乞術將師東襲鄭鄭人知之還晉襄公禦之殺大破之獲其三帥楚勝

於諸夏而敗乎柏舉莊王服鄭勝晉於祁故曰勝乎

之柏舉此皆不知勝之所成也故曰與無勝同武王得之矣得猶知故一勝而

王天下一勝衆詐盈國不可以為安患非獨外也亦

內發也趙襄子出圍賞有功者五人高赦為首智伯求

子襄子不與智伯率韓魏之君圍趙襄子於晉陽三月張孟談私與韓魏構謀韓魏反智伯軍使趙襄子

殺之故張孟談曰晉陽之中赦無大功賞而為首何

也襄子曰寡人之國危社稷殆身在憂約之中與寡

人交而不失君臣之禮者惟赦惟吾是以先之仲尼

聞之曰襄子可謂善賞矣賞一人而天下之為人臣

莫敢失禮一人謂為六軍則不可易輕易北取代東迫

齊今張孟談踰城潛行與魏桓韓康期而擊智伯斷

其頭以為觴觴酒也遂定三家韓魏豈非用賞罰當耶

當正也

長攻

五曰凡治亂存亡安危疆弱必有其遇然後可成各

一則不設遇猶遭也各有一亂不能相治傳曰以亂

平亂何治之有故不設攻戰相攻伐也

長攻

長攻

故桀紂雖不肖其亡遇湯武也遇湯武天也非桀紂之不肖也湯武雖賢其王遇桀紂也遇桀紂天也非湯武之賢也若桀紂不遇湯武未必亡也桀紂不亡雖不肖辱未至於此滅亡也若使湯武不遇桀紂未必王也湯武不王雖賢顯未至於此顯榮此故入主有大功不聞不肖功名揜也亡國之主不聞賢亂以譬之揜也若良農辯土地之宜謹耕耨之事未必收也然而收者必此人也收田耕耨始也始在於遇時雨遇時雨天地也非良農所能為也越國大饑穀不熟王恐召范蠡而謀范蠡曰王何患焉今之饑此越之福而吳之禍也夫吳國甚富而財有餘王年少智寡材輕好須史之名不思後患其王吳王夫差也王若重幣卑辭以請糴於吳則食可得也王越王勾踐也食得其卒越必有吳而王何患焉得其糴終必得其國王何憂焉越王曰善乃使人請食於吳吳王將與之伍子胥進諫曰不可與也夫吳之與越接土鄰境道易人通仇讐敵戰之國也非吳喪越越必喪吳若燕秦齊晉山處陸居豈能踰五湖九江越十七阨以有吳哉踰度也越歷也謂彼險難也故曰非吳喪越越必喪吳今將輸之粟與之食是長吾讐而養吾仇也財匱而民恐悔無及也不若勿與而攻之固其數也

管子卷之四 三

數此昔吾先王之所以霸且夫饑代事也先王謂闔閭也代更

也猶淵之與阪誰國無有吳王曰不然夫差吾聞之

義兵不攻服仁者食饑餓今服而攻之非義兵也饑

而不食非仁體也不仁不義雖得十越吾不為也遂

與之食不出三年而吳亦饑使人請食於越越王弗

與乃攻之夫差為擒夫差吳王也擒為越所獲楚王欲取息與蔡

楚王文王也乃先佯善蔡侯而與之謀曰吾欲得息

奈何蔡侯曰息夫人吾妻之姨也蔡侯昭侯也妻之

姨也此吾請為饗息侯與其妻者而與王俱因而作

以襲之楚王曰諾於是與蔡侯以饗禮入於息因與

俱遂取息旋舍於蔡又取蔡不勞師徒而得之趙簡

子病召太子而告之曰我死已葬服衰而上夏屋之

山以望趙簡子晉大夫趙景子成之子鞅也太子趙

山代之南山也太子敬諾簡子死已葬服衰召大

臣而告之曰願登夏屋以望大臣皆諫曰登夏屋以

望是遊也服衰以遊不可襄子曰此先君之命也寡

人弗敢廢群臣敬諾襄子上於夏屋以望代俗俗土

其樂甚美於是襄子曰先君必以此教之也及一作

歸慮所以取代乃先善之代君好色請以其弟姊妻

之代君許諾弟姊已往所以善代者乃萬故善好也

好於代者非一馬郡宜馬代君以善馬奉襄子傳曰冀州

事故言萬故也之北土馬之所生也故謂代為襄子謁於代君而請

馬郡也言代君以馬奉襄子也謁告也觴饗也襄子告代君而請飲之

觴之馬郡盡酒醉而殺之盡取其國也故曰馬郡盡

也先令舞者置兵其羽中數百人羽舞者所執持也

君覺先具大金斗代君至酒酣金斗酒斗也金重大

之也及斗而擊之一成腦塗地一作成一下也首舞

者操兵以鬪盡殺其從者因以代君之車迎其妻其

妻遙聞之狀磨笄以自刺故趙氏至今有刺笄之證

一作與反斗之號此三君者其有所自而得之不備

山三君趙王句踐楚文王趙讓然而後世稱之有

功故也有功於此而無其失雖王可也此三君有功

闕失雖為王可也慎人一作順人

六曰功名大立天也為是故因不慎其人不可推之

不復慎其為人修夫舜遇堯天也舜耕於歷山陶於

河濱釣於雷澤陶作瓦器天下說之秀士從之人也夫禹

遇舜天也禹周於天下以求賢者事利黔首黔首民

也水潦川澤之湛滯壅塞可通者禹盡為之人也夫

湯遇桀武遇紂天也湯武修身積善為義以憂苦於

民人也苦勞舜之耕漁其賢不肖與為天子同同辭

其未遇時也以其徒屬掘地財取水利地財五穀編水利灌漑

蒲葦結罟網手足胼胝不君君然後免於凍餒之患

患難也其遇時也登為天子賢士歸之萬民譽之丈夫

女子振振殷殷無不戴說振振殷殷衆友之盛舜自為詩曰普

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所以見盡有

之也盡有之賢非加也如益也盡無之賢非損也損時

使然也百里奚之未遇時也亡號而虜晉號當為虞百里奚虞

臣也傳曰伐虞獲其大夫井伯以勝秦繆公姬孟子曰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

號宮之奇諫之百里奚知虞公之不可諫也而去之秦此云亡號誤矣楊子雲恨不及其時車載其金

飯牛於秦傳鬻以五羊之皮公孫枝得而說之公孫枝秦

大夫獻諸繆公三日請屬事焉獻進也請以大夫職事屬付百里奚也

繆公曰買之五羊之皮而屬事焉無乃天下笑乎公

孫枝對曰信賢而任之君之明也讓賢而下之臣之

忠也下避也君為明君臣為忠臣彼信賢境內將服敵

國且畏夫誰暇笑哉繆公遂用之謀無不當舉必有

功非加賢也使百里奚雖賢無得繆公必無此名矣

今焉知世之無百里奚哉故人主之欲求士者不可

不務博也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嘗食藜藿不

糝宰予備矣備當作憊憊極也論語曰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

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此之謂也故曰宰予憊矣孔子弦歌

於室顏回擇菜於外子路與子貢相與而言曰夫子
 逐於魯削迹於衛伐一作樹於宋窮於陳蔡殺夫子
 者無罪藉夫子者不禁藉猶辱也夫子絃歌鼓舞未嘗絕
 音蓋君子之無所醜也若此乎醜猶耻也顏回無以對入
 以告孔子孔子愀然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小人
 也召吾語之子路與子貢入子貢曰如此者可謂窮
 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達於道之謂達窮於道之
 謂窮論語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今丘也拘仁義之
 道以遭亂世之患其所也何窮之謂言不窮於道也故內省
 而不疚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大寒既至霜雪既降

吾是以知松栢之茂也衆木遇霜雪皆凋喻小人遭亂世無以自免松栢喻君子而能茂盛也論語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此之謂也昔桓公得之莒文公得之曹越王得之會稽齊桓公遭無知之亂出奔莒晉文公遇麗姬之讒出過曹越王皆享國克復其耻為霸君故曰得之陳蔡之厄於丘其幸乎孔子烈然返瑟而弦返更也更取瑟而弦歌子路抗然執干而舞干楯也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不知地之下也高下喻廣大也言不能知孔子聖德之如天地古之得道者窮亦樂樂道也達亦樂樂兼善也所樂非窮達也言樂道得於此則窮達一也此近喻身也言得道之人不為寒暑風雨之序矣寒暑陰陽也陰陽和風雨序也聖人法故許

由虞乎穎陽虞樂也穎水之北曰陽輕天下而不屈於堯養志於箕山山在穎水之北故曰樂乎穎樂也而共伯得乎共首共國伯爵也棄其國隱於共首山而得其志也不知

出何書也

遇合

七曰凡遇合也時不合必待合而後行故比翼之鳥死乎木比目之魚死乎海孔子周流海內再于世主如齊至衛所見八十餘君委質為弟子者三千人達徒七十人七十人者萬乘之主得一人用可為師不為無人以此遊僅至於魯司寇僅猶裁也孔子有聖德不見大用裁至於也司寇此天子之所以時絕也諸侯之所以大亂也言

知聖人不能用之所以絕所以亂也亂則愚者之多幸也幸則必不勝

其任矣多幸愛不肖之人而任父不勝則幸反為禍

其幸大者其禍亦大非禍獨及已也故君子不處幸

不為苟處居也不為苟易邀於俗取容說也必審諸已然後任然後

動任則處德動則量力凡能聽說者必達乎論議者也世主之

能識論議者寡所遇惡得不苟惡安凡能聽音者必

達於子一作五聲達通人之能知五聲者寡所善一作

惡得不苟客有以吹籟見越王者羽角宮徵商不謬

籟二孔籟也不謬五聲無失越王不善為野音而反善之野鄙說

之道亦有如此者也說賢人而不用言不肖而人有歸之故曰亦有如此者也

十一

為人妻者人告其父母曰嫁不必生也謂終死衣器

之物可外藏之以備不生其父母以為然於是令其

女常外藏藏私財於外也姑妯知之曰為我婦而有外心作

與不可一本下畜因出之以為盜竊犯七出故出之也婦之父母

以謂為已謀者以為忠終身善之亦不知所以然矣

不知其女之所宗廟之滅天下之失亦由此矣亦由

以見出由此也故曰遇合也無常說適然也若人

之於色也無不知說美者而美者未必遇也故嫖母

執乎黃帝黃帝說之黃帝曰屬女德而弗忘與女正而弗

衰雖惡奚傷惡醜也奚何也言勅屬女以婦德而不

醜何傷明說惡也若人之於滋味無不說甘脆而甘脆未必

受也文王嗜菖蒲俎昌本孔子聞而服之縮頰而食

之三年然後勝之勝服人有大臭者其親戚兄弟妻妾

知識無能與居者自苦而居海上苦傷也海上人有說

其臭者晝夜隨之而弗能去去離也說亦有若此者陳

有惡人焉曰敦洽讐糜推一作頹廣頹色如浹頹一作

沫垂眼一作臨鼻長肘而盥盥盥也陳侯見而甚說之

外使治其國內使制其身制陳侯身楚合諸侯陳侯病不

能往使敦洽讐糜往謝焉楚王恠一作其名而先見

之客有進狀有惡其名言有惡狀楚王怒合大夫而

告之會曰陳侯不知其不可使是未知也不知無知

而使之是侮也慢侮且不智不可不攻也與師伐陳

三月然後喪喪滅惡足以駭人言足以喪國讐靡貌

驚人其言足而友之足於陳侯而無上也至於亡而

友不衰友愛敦洽讐靡無有出上者也楚怒夫不宜

遇而遇者則必廢若敦洽讐靡醜惡無德不宜見遇

廢宜遇而不遇者此國之所以亂世之所以衰也贊

至道宜一遇明世佐時理物不遇之故國天下之民

其苦愁勞務從此生從此宜遇也凡舉人之本太上以

志其次以事其次以功舉用也三者弗能國必殘亡

羣孽大至身必死殃年待至七十九猶尚幸所遇

而無此三者身必死殃也得賢聖之後反而孽民是

以賊一作其身豈能獨哉陳舜之苗胤也故曰賢聖

為楚所滅以殘其身也并病其民故曰豈能獨哉

必已

八曰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龍逢諫桀而桀

諸父也諫紂紂剖箕子狂惡來死箕子紂之庶父也

其心視之故曰戮也惡來飛廉之子紂桀紂殺忠臣人主莫不欲其

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乎江伍子胥諫吳王

羅夫差未信之不從其言以夫差不欲與越莒弘死藏其血三年而

鳴夷置子胥而投之江也

為碧

長弘周敬王大夫號知天道欲城成周支天之

其君長弘與知之周劉氏范氏世為婚姻長弘事劉

文公故周人與范氏晉人讓周周為之殺長弘不當

其罪故血三

年而為碧也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

已疑曾子悲

孝已殷王高宗子也曾參其至莊子行

一作

於山中見木甚美長大枝葉盛茂莊子名周宋

天下細萬物其術尚虛無著

書五十二篇名之曰莊子伐木者止其旁而弗取

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以不材得終其天年

矣出於山及邑舍故人之家舍止也故故人喜具酒

肉令豎子為殺鴈饗之豎子請曰其一鴈能鳴一鴈

不能鳴請奚殺主人之公曰殺其不能鳴者明日弟

子問於莊子曰昔者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天年主

人之鴈以不材死一作以不先生將何以處莊子笑

曰周將處於材不材之間材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

故未免乎累若夫道德則不然無訝無訾一龍一蛇

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為專一上一下以禾為量禾兩

故以為法也而浮游乎萬物之祖祖始物物而不物於

物則胡可得而累萬物中故曰不物若制禮者不制

於禮也不以此神農黃帝之所法法則也神農少典

皇之中農殖嘉穀而化之號曰神農黃帝軒若夫萬

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傳猶成則毀大則衰廉則

莊子卷之二

三

劉廉利也尊則虧直則骫傳曰高位疾顛故

故曰直則骫詩云草木合則離愛則隳隳廢多智則

謀不肖則欺多智則人謀料之胡可得而必牛缺居

上地大儒也下之邯鄲遇盜於耦沙之中牛姓也缺其名秦人

也秦在西方故稱下之邯鄲盜求其橐中之載則與之

求其車馬則與之求其衣被則與之牛缺出而去盜

相謂曰此天下之顯人也今辱之如此此必愬我於

萬乘之主劫奪其財不以禮以辱愬告也萬乘之主必以國誅我我

必不生不若相與追而殺之以滅其迹迹繼於是相

與趨之趨行三十里及而殺之此以知故也盜知牛

人孟賁過於河先其玉船人怒而以楫燒其頭伍先其

越次弟也顧不知其孟賁也中河孟賁瞋目而視船

人髮植目裂鬢指植豎指直舟中之人盡揚播入於河揚

也播散也使船人知其孟賁弗敢直視直涉無先者

無敢先入猶投也又况於辱之乎此以不知故也船人不知孟賁

也知與不知皆不足恃其惟和調近之猶未可必近

近無愁難猶未可必也蓋有不辨和調者則和調有不免也宋

桓司馬有寶珠抵罪出桓司馬桓王使人問珠之

所在曰投之池中春秋魯哀十四年傳曰宋桓魋之

有寵欲害公公知之攻桓魋魋出於是竭池而

王也此云王使人問珠復妄言者也

求之無得魚死焉此言禍福之相及也紂為不善於

商而禍充天地充猶大和調何益和調善之者也紂不能行之故曰何益也

張毅好恭門問帷一作帳薄聚居衆無不趨過之必趨輿隸

姻媾小童無不敬以定其身定安也不終其壽內熱一作

崩而死幽通記曰張毅修禠而內逼此之謂也單豹好術離俗棄塵一作

棄世謂不羣也不食穀實不衣芮温不食穀實行氣道引也芮絮也身處山

林巖堀以全其生不盡其年而虎食之幽通記曰單豹治衷不外

謂此之孔子行道而息馬逸食人之稼野人取其馬

子貢請往說之畢辭野人不聽有鄙人始事孔子者

曰請往說之因為野人曰子不耕於東海吾不耕於

西海也吾馬何得不食子之禾其野人大說相謂曰

說亦皆如此其辯也獨如嚮之人獨猶熟也嚮之人謂子貢也解

馬而與之說如此其無方也而猶行術外物豈可必

哉君子之自行也敬人而不必見敬愛人而不必見

愛敬愛人者已也見敬愛者人也君子必在已者不

必在人者也必在已無不遇矣

呂氏春秋第十四卷終

呂氏春秋第十五卷

高氏訓解

明雲間 宋邦乂 范廷啓 張邦瑩 何三畏校

慎大覽第三

慎大

一曰賢主愈大愈懼愈疆愈恐益愈凡大者小鄰國也

疆者勝其敵也夫大者侵削鄰國使小也疆勝其敵也

則多怨小鄰國則多患多患多怨國雖疆大惡得不

懼惡得不恐惡安也故賢主於安思危安不也於達思窮

顯不於得思喪喪亡也有得周書曰若臨深淵若履

薄冰以言慎事也周書周文公所作也若臨深淵恐

以言桀為無道暴戾頑貪心不則德義之經為天下

顛恐而患之患憂也言者不同紛紛分分其情難得

紛紛散亂也分分恐恨也其情難得知也干辛任威凌轢諸侯以及兆民

干辛桀之諛臣也專桀無道之威以致滅亡賢良鬱怨殺彼龍逢以服群

凶衆庶泯泯皆有遠志龍逢忠而桀殺之故衆庶莫

敢直言其生若驚驚或作夢驚亂貌大臣同患弗周

而畔患憂也心懼盡見誅故同憂桀愈自賢矜給一作

過善非其所行者非主道重塞國人大崩崩壞湯乃

惕懼憂天下之不寧欲令伊尹往視曠夏恐其不信

湯由親自射伊尹恐夏不信伊尹故由湯言而親自射伊尹示伊尹有罪而亡令夏信

也伊尹奔夏三年反報于亳亳湯曰桀迷惑於末嬉

好彼琬琰琬當作婉琬順阿意之不恤其衆衆志不

堪上下相疾民心積怨皆曰上天弗恤夏命其卒卒

盡湯謂伊尹曰若告我曠夏盡如詩詩志湯與伊尹

盟以示必滅夏伊尹又復往視曠夏聽於末嬉末嬉

言曰今昔天子夢西方有日東方有日兩日相與鬪

西方日勝東方日不勝伊尹以告湯商涸旱涸枯湯

猶發師以信伊尹之盟故令師從東方出於國西以

進未接刃而桀走逐之至大沙身體離散為天下戮

不可正諫雖後悔之將可奈何湯立為天子夏民大

說如得慈親朝不易位農不去疇也商不變肆其安

所親鄩如夏鄩讀如衣今兗州人謂殷氏皆此之謂

至公此之謂至安此之謂至信盡行伊尹之盟不避

旱殃祖伊尹世世享商祖用伊尹之賢世世武王勝

殷入殷未下饗命封黃帝之後於鑄鑄國名封帝堯之

後於黎封帝舜之後於陳下饗命封夏后之後於杞

立成湯之後於宋以奉桑林桑山之林湯所禱也故使奉之武王乃

恐懼太息流涕命周公旦進殷之遺老而問殷之亡

故又問衆之所欲殷之遺老對曰欲復盤

庚之政盤庚太甲後十七世祖丁之子殷之中興王也故欲復行其政也武王於是

復盤庚之政不違民欲發巨橋之粟巨橋紂倉名賦鹿臺之錢

以示民無私鹿臺紂錢府也出拘救罪分財棄責以

振窮困分財分有與無也責已不責彼也封比干

之墓以其忠諫而見殺故靖箕子之宮以箕子避亂

清淨其宮以異之也表商容之間商容殷之賢人老子士過者

趨車過者下過商容之里者三日之內與謀之士封

為諸侯與謀委質於武王之諸大夫賞以書社大夫

為國以書社賞之庶士施政去賦施之於政專然後

於濟河西歸報於廟還濟孟津河西歸于豐鎬報功

策勳此乃稅馬於華山稅牛於桃林稅釋也華山在

桃林秦晉之塞也蓋在華陰西長城是也馬弗復乘牛弗服釁鼓旗甲兵

殺牲祭以血塗之曰釁鼓以進衆旗軍械也能虎為旗甲鎧兵戈戟箭矢也藏之府庫終

身不復用此武王之德也故周明堂外戶不閉示天

下不藏也唯不藏也可以守至藏至德之藏武王勝殷得

二虜而問焉曰若國有妖乎若汝一妖惟一虜對曰吾國有

妖書見星而天雨血此吾國之妖也一虜對曰此則

妖也雖然非其大者也吾國之妖甚大者子不聽父

弟不聽兄君令不行此妖之大者也武王避席再拜

之此非貴虜也貴其言也故易曰愬愬一作逆字讀如號愬履

虎尾終吉愬愬懼也居之以禮行之以恭恐懼戒慎如履虎尾終必吉也喻二虜見於武王有

履虎尾之危以言所知趙襄子攻翟勝老人中人使

使者來謁之襄子趙簡子之子無恤也使辛穆子伐翟勝之下老人中人城使使者來謁襄

子謁告也今盧奴西山中有老人中人城也襄子方食搏飯有憂色左右

曰一朝而兩城下此入之所以喜也今君有憂色何

襄子曰江河之大也大長不過三日三日則消也飄風一作焱風

暴雨日中不須臾易曰日中則反故今趙氏之德行

無所於積言無積德積行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乎傳曰

如此斯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昌盛也夫憂所以為

昌也而喜所以為亡也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者

也持猶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荆吳越皆

嘗勝矣而卒取亡一作卒敗卒終也不達乎持勝也唯有道

之主能持勝孔子之勁舉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

勁疆也孔子以一手捉城門關顯墨子為守攻公輸而舉之不肯以有力聞於天下

般服而不肯以兵加公輸般在楚楚王使設雲梯為攻宋之具墨子聞而往說之楚

王曰公輸般天下之巧工也寡人使攻宋之城何為不得墨子曰使公輸般攻宋之城臣請為宋守之備

公輸般九攻之墨子九却之又令公輸般守備墨子九下之不肯以善用兵見知於天下也墨子名程魯

人也著書七十篇以墨道聞之善持勝者以術疆弱者不以疆弱言能以術疆其弱也

其弱也

權勲

二曰利不可兩忠不可兼兼並也不去小利則大利不

得不去小忠則大忠不至至猶成也故小利大利之殘也

殘害也小忠大忠之賊也聖人去小取大昔荆龔王與

晉厲公戰於鄢陵荆師敗龔王傷晉大夫呂錡射龔王中其目次日傷

臨戰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陽穀操黍酒而進之酒

受三升子反叱曰訾退酒也豎陽穀對曰非酒也子

反曰亟退却也豎陽穀又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之

子反之為人也嗜酒甘而不能絕於口以醉絕止也戰

既罷龔王欲復戰而謀使召司馬子反子反辭以心

疾龔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幄帳也聞酒臭而還曰今

日之戰不穀親傷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若此是

忘荆國之社稷而不恤吾衆也不穀無與復戰矣於
是罷師去之斬司馬子反以為戮故豎陽穀之進酒
也非以醉子反也其心以忠也忠愛也而適足以殺之
故曰小忠大忠之賊也昔者晉獻公使荀息假道於
虞以伐虢荀息曰請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以賂
虞公而求假道焉必可得也垂棘美璧所出之地因以為名也屈產之乘屈
邑所生四馬曰乘今河獻公曰夫垂棘之璧吾先君
東北屈駿馬者是也之寶也屈產之乘寡人之駿也若受吾幣而不吾假
道將柰何荀息曰不然彼若不吾假道必不吾一作受也若受我而假我道是猶取之內府而藏之外府

也猶取之內阜而著之外阜也

阜極也

君奚患焉

患猶難也

獻公許之乃使荀息以屈產之乘為庭實

為虞庭中之寶也

而

加以垂棘之璧以假道於虞而伐虢虞公濫於寶與

馬而欲許之

監

宮之奇諫曰不可許也虞之與虢也

若車之有輔也車依輔輔亦依車虞虢之勢是也

車

也輔頰也車輔相依憑得以近喻也

先人有言曰唇竭而齒寒

竭下也

虢之不亡也恃虞虞之不亡也亦恃虢也若假之道

則虢朝亡而虞夕從之矣柰何其假之道也虞公弗

聽而假之道荀息伐虢克之還及伐虞又克之荀息

操璧牽馬而報

報白也

獻公喜曰璧則猶是也馬齒亦

薄長矣故曰小利大利之殘也殘害也中山之國有風

繇者智伯欲攻之而無道也風繇國之近晉者也或作仇首智伯晉大夫智

襄子為鑄大鐘方車二軌以遺之風繇之君將斬岸

堙谿以迎鐘赤章蔓枝諫曰詩云唯則定國我胡則

以得是於智伯赤章蔓枝風繇之臣也夫智伯之為人也貪而

無信必欲攻我而無道也故為大鐘方車二軌以遺

君君因斬岸堙谿以迎鐘師必隨之弗聽有頃諫之

君曰大國為權而于逆之不祥子釋之釋置赤章蔓枝

曰為人臣不忠貞罪也忠貞不用遠身可也斷轂而

行山中道狹故斷至衛七日而風繇亡智伯欲鐘之

心勝也欲鐘之心勝則安風繇之說塞矣塞不行也凡聽

說所勝不可不審也故太上先勝先猶上也昌國君將五

國之兵以攻齊昌國君樂毅也為燕昭王將齊使觸

子將以迎天下之兵於濟上濟水名齊王欲戰使人赴

觸子耻而訾之曰不戰必剋若類掘若壘剋滅也若汝也壘冢

也言不堪敵而戰克破燕軍必剋觸子苦之苦病欲齊

軍之敗於是以下天下兵戰戰合擊金而却一作退之卒

北北走也天下兵乘之乘猶勝也觸子因以一乘去莫知其

所不聞其聲一作問達子又帥其餘卒達子齊人也帥將也以軍

於秦周無以賞使人請金於齊王軍屯也秦周齊城門名也請金將以

齊周無以賞使人請金於齊王

賞有功也齊王怒曰若殘豎子之類殘餘也豎子謂達子也惡能給

若金惡安也給與也與燕人戰大敗達子死齊王走莒走奔也莒

也燕人逐北入國相與爭金於美唐甚多美唐金藏所在此

貪於小利以失大利者也小利金也大利國也言濬王貪金不給達子以失國

乃大惑者也

下賢

三曰有道之士固驕人主人主之不肖者亦驕有道

之士日以相驕奚時相得若儒墨之議與齊荆之服

矣賢主則不然士雖驕之而已愈禮之士安得不歸

之士所歸天下從之帝帝也者天下之適也適主王也

也者天下之往也得道之人貴為天子而不驕倨倨傲

也富有天下而不聘夸夸誇而自大也卑為布衣而不瘁瘁病也攝猶屈也

貧無衣食而不憂懾懾懼也狠乎其誠自有

也自有道也覺乎其不疑有以也詩云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桀乎其必

不渝移也桀持也渝變也移易也循乎其與陰陽化也忽忽乎

其心之堅固也忽忽明貌空空乎其不為巧故也空空慤也巧故

詐偽迷乎其志氣之遠也志在江海之上昏乎其深而不測測測

也不可盡也深確乎其節之不痺也就就乎由就讀如與其不

肯自是鵠乎其羞用智慮也鵠讀如浩浩也假乎其

輕俗誹譽也皆謂體道之人也以天為法以德為行以道為

宗宗本也與物變化而無所終窮窮極也精克天地而不

竭克實也神覆宇宙而無望四方上下曰宇以屋喻天地也往古來今日曰宙言其

神而包覆之無望無界畔也莫知其始莫知其終莫知其門莫知

其端莫知其源道不可得知也其大無外其小無內此之謂

至貴道在大能大故無復有外在小能小故無復有內道所貴之也士有若此者五

帝弗得而友三王弗得而師去其帝王之色則近可

於一作得之矣去猶除也除其尊寵盈滿之色則近得師友矣堯不以帝見善

綖北面而問焉善綖有道之士也堯不敢以自尊北面而問焉堯天子也善

綖布衣也何故禮之若此其甚也善綖得道之士也

得道之人不可驕也人輕道重也堯論其德行達智而弗

若若如也故北面而問焉此之謂至公非至公其孰能

禮賢孰誰也周公旦文王之子也武王之弟也成王之

叔父也所朝於窮巷之中甕牖之下者七十人甕牖

甕蔽牖言貧陋也文王造之而未遂造始也遂成也武王遂之而未

成周公旦抱少主而成之抱奉也故曰成王不唯以身下

士邪齊桓公見小臣稷一日三至弗得見稷不見從之也

者曰萬乘之主見布衣之士一日三至而弗得見亦

可以止矣止休也桓公曰不然士驚祿爵者固輕其主

驚亦輕也其主驚霸王者亦輕其士縱夫子驚祿爵吾庸

敢驚霸王乎庸用也遂見之不可止世多舉桓公之內

行內行雖不脩霸亦可矣

霸功大亦可以誠行之此

論而內行修王猶少也

猶尚子產相鄭子公孫喬也

往見壺丘子林與其弟子坐必以年是倚其相於門

也年齒也子產壺丘子弟子坐以齒長少相亞不以尊位而上之倚置其相之寵於壺丘之門外不以

加於坐也故曰夫相萬乘之國而能遺之遺猶全也

倚其相於門也晉南近楚爵則伯也賦千謀志論行而以心與人相乘耳而云萬乘復妄言也

索索盡也孔子曰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已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推其志

行以忠情實一曰索法與人相極盡知其其唯子產乎唯獨也故相

鄭十八年刑三人殺二人桃李之垂於行者莫之援

也援攀也錐刀之遺於道者莫之舉也舉猶取也魏文侯見

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

倦罷也

反見翟黃踞於堂而與

之言

及從干木所還也

翟黃不說

以文侯敬干木而慢已也

文侯曰段干

木官之則不肯祿之則不受今女欲官則相位欲祿

則上卿既受吾實

實猶爵祿也

又責吾禮無乃難乎故賢

主之畜人也不肯受實者其禮之

禮敬也

禮一作

士莫

高乎節欲欲節則令行矣文侯可謂好禮士矣好禮

士故南勝荆於連隄東勝齊於長城虜齊侯獻諸天

子天子賞文侯以上卿

文侯畢公高之後與周同姓魏桓子之孫始立為侯文謚也

報更

四曰國雖小其食足以食天下之賢者其車足以乘天下之賢者其財足以禮天下之賢者與天下之賢者為徒也徒黨也此文王之所以王也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今雖未能王其以為安也不亦易乎立王功大保安其國差小故曰不亦易此趙宣孟之所以免也宣孟晉卿趙盾也履行仁義束脯以食鬻桑之

餓人以免靈周昭文君之所以顯也文君周後所分公伏甲之難禮張儀欲與分國張儀勝之於秦秦尊奉之故曰所以顯也孟嘗君之所以却荆

兵也孟嘗君齊公子田嬰之子田文也下士禮賢養客三千人行仁義而疆故荆兵却偃不敢攻之也古之大立功名與安國免身者其道無他其必此

之由也古立功名安國免身無咎堪士不可以驕恣古立功名安國免身無咎屈一作也也堪樂也樂士當以禮卑謙若魏公子昔趙

宣孟將上之絳見骫桑之下有餓人卧不能起者宣孟止車為之下食蠲而脯之再咽而後能視宣孟問

之曰女何為而餓若是對曰臣宦於絳歸而糧絕羞行乞而憎自取故至於此羞於行乞自宣孟與脯一

胸拜受而弗敢食也問其故對曰臣有老母將以遺之宣孟曰斯食之吾更與女斯猶也乃復賜之脯二束

與錢百而遂去之處二年晉靈公欲殺宣孟伏士於房中以待之因發酒於宣孟發猶致也宣孟知之中飲而

出靈公令房中之士疾追而殺之一人追疾先及宣

孟之面曰嘻君舉舉車也教宣吾請為君反死反還

宣孟曰而名為誰而汝反走對曰何以名為臣骹桑

下之餓人也還鬪而死宣孟遂活此書之所謂德幾

無小者也宣孟德一士猶活其身而况德萬人乎故

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此周南之風兕置之首章

其城藩也以喻骹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文王以多

下之扞趙盾之難也以桑下之人主胡可以不務哀士哀愛士其難知唯

博之為可博廣也博則無所遁矣遁失也張儀魏氏餘子

大夫廢子為將西遊於秦過東周客有語之於昭

文君者曰魏氏人張儀材士也將西遊於秦願君之

禮貌之也昭文君見而謂之曰聞客之秦寡人之國

小不足以留客雖游然豈必遇哉客或一作皆皆不

遇請為寡人而一歸也國雖小請與客共之張儀還

走北面再拜拜昭文君張儀行行去昭文君送而資

之至於秦留有間惠王說而相之惠王孝公之子始

相張儀所德於天下者無若昭文君德猶周千乘也

重過萬乘也張儀今秦惠王師之師昭逢澤之會魏

王嘗為御韓王為右秦會諸侯於逢澤魏王為名號

至今不忘此張儀之力也孟嘗君前在於薛荆人攻

之淳于髡為齊使於荆還及過於薛孟嘗君令人禮

貌而親郊送之謂淳于髡曰荆人攻薛夫子弗為憂
文無以復待矣文孟嘗名也淳于髡曰敬聞命矣至
於齊畢報及命畢也王曰何見於荆對曰荆甚固固護以
而薛亦不量其力王曰何謂也對曰薛不量其力而
為先王立清廟荆固而攻薛薛清廟必危故曰薛不
量其力而荆亦甚固齊王知顏色齊王宣王也威王之
曰嘻先君之廟在焉疾舉兵救之由是薛遂全顛廢
之請坐拜之謁雖薄則薄矣薄輕也故善說者陳其勢
言其方見人之急也若自在危厄之中豈用疆力哉
疆力則鄙矣說之不聽也任不獨在所說亦在說者

順說

五曰善說者若巧士因人之力以自為力因其來而
與來因其往而與往與倫助也不設形象與生與長而言
之與響與盛與衰以之所歸歸終也力雖多材雖勁勁
也以制其命順風而呼聲不加疾也加益也際高而望
目不加明也所因便也惠益見宋康成公而譚足聲
速疾言曰寡人之所說者勇有力而無為仁義者惠
者宋人惠施族也康王宋昭公曾孫辟公之子名侵
立十一年僭號稱王四十五年大為不道故曰宋子
不足仁義者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益對曰臣有道
齊湣王伐威之於此有道於此勇使人雖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

弗中大王獨無意耶

不可入不可中如此者

王曰善

此寡人所欲聞也惠盎曰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此

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不

敢擊大王獨無意耶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知也惠

盎曰夫不敢刺不敢擊非無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

人本無其志也本無有擊刺之志也大王獨無意耶王曰善此

寡人之所願也惠盎曰夫無其志也未有愛利之心

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愛

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也言以仁義之德使民皆欲愛利之也故賢於勇有力

居四累之上大王獨無意耶四累謂卿大夫士及民四等也君處四分之上

故曰四累之上喻尊高也臨下以德則下愛利之矣大王意獨無欲之邪

王曰此寡人之

所欲得欲得人愛利也惠盎對曰孔墨是也言當為孔丘墨翟之德則得所欲也故曰是也

孔丘墨翟無地為君以德見尊無官為長

當法則之也孔丘墨翟無地為君以德見尊無官為長

以道見敬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延頸

引領也舉踵企望之也願其尊高安而利也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

志有孔墨之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其賢於孔墨也遠

矣得賢名過於孔墨遠猶多也宋王無以應應答惠盎趨而出宋

王謂左右曰辨矣客之以說服寡人也宋王俗主也

而心猶可服因矣因循便也因則貧賤可以勝富貴矣小

弱可以制疆大矣惠盎是也田贊衣補衣而見荆王田贊齊人

也補衣也荆王曰先生之衣何其惡也田贊對曰衣又

有惡於此者也荆王曰可得而聞乎對曰甲惡於此

甲鎧也此惡衣也王曰何謂也對曰冬日則寒夏日則暑衣

無惡乎甲者贊也貧故衣惡也今大王萬乘之主也

富貴無敵而好衣民以甲臣弗得也得猶取也意者為其

義耶甲之事兵之事也刈人之頸剗人之腹隳人之

城郭刑人之父子也隳壞也刑殺也其名又甚不榮兵殺人以逆名

不得為榮意者為其實耶苟慮害人亦必慮害之不得財實

也為財利廣出苟謀害人人亦必謀害之苟慮危人

人亦必慮危之其實人一作久則甚不安之其為事如此甚不得

安也二者臣為大王無取焉二者害與危臣為大荆王

無以應說雖未大行田贊可謂能立其方矣方道也若

夫偃息之義則未之識也段干木偃息以安魏田贊

曰未知誰賢之也管子得於魯魯束縛而檻之使役人載而

送之齊其謳歌而引役人皆謳歌而輓其車以送之也管子恐魯之

止而殺已也欲速至齊因謂役人曰我為汝唱汝為

我和其所唱適宜走役人不倦而取道甚速管子可

謂能因矣因役人用勢欲走而役人得其所欲已亦

得其所欲以此術也術道也是用萬乘之國其霸猶

少桓公則難與往也往王也言其難與致於王也

不廣

六曰智者之舉事必因時時不可必成必成猶其人必得也

事則不廣廣博也成亦可不成亦可以其所能託其所

不能若舟之與車舟不能陸車不能浮然更相載故曰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也北

方有獸名曰蹶鼠前而兔後趨則跲走則顛常為蛭

蛭距虛取甘草以與之蹶有患害也蛭蛭距虛必負

而走此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託寄也鮑叔管仲召忽

三人相善欲相與定齊國以公子糾為必立召忽曰

吾三人者於齊國也譬之若鼎之有足去一焉則不

成且小白則必不立矣小白齊桓公名不若三人佐公子糾

也管仲曰不可夫國人惡公子糾之母以及公子糾

公子小白無母而國人憐之事未可知不若令一人

事公子小白夫有齊國必此二公子也二公子齊僖公之弟

故令鮑叔傅公子小白管子召忽居公子糾所

公子糾外物則固難必物事也糾在外不可謂必得主故曰固難必雖然

管子之慮近之矣慮謀也若是而猶不全也其天邪人

事則盡之矣齊攻廩丘趙使孔青將死士而救之與

齊人戰大敗之齊將死得車二千得尸三萬以為二

京古者軍伐克敗於其所獲尸合土葬之甯越謂孔

青曰惜矣不如歸尸以內攻之甯越謂孔青之言不如歸尸於齊也

人必怨其將使葬送以盡其財是所以內攻之也越聞之古善戰者莎隨賁

服莎隨猶相守不進不却却賁置也賁退也却舍延尸軍行三十里為一

使齊人得收之彼車甲盡於戰府庫盡於葬此之謂

內攻之齊人戰敗盡其車甲府庫財所藏也葬死者

也孔青曰敵齊不尸則如何言與齊為敵不收甯越

曰戰而不勝其罪一與人出而不與人入其罪二與

之尸而弗取其罪三民以此三者怨一作上上無以

使下下無以事上是之謂重攻之甯越可謂知用文

武矣用武則以力勝用文則以德勝文武盡勝何敵

之不服能盡服之晉文公欲令諸侯咎犯曰不可天下未

知君之義也公曰何若咎犯曰天子避叔帶之難出

居于鄭君奚不納之以定大義且以樹譽樹立文公

曰吾其能乎咎犯曰事若能成繼一作文之業定武

之功開一作土安疆於此乎在矣事若不成補周室

之闕勤天子之難勤憂也成教垂名於此乎在矣成仁

教勤天子之名以君其勿疑文公聽之遂與一作草

中之戎驪土之程定天子于成周天子周襄王也避

奔在鄭晉文納之於成周於是天子賜之南陽之地

故曰定也成周今維陽也南陽之地在河之北晉之山

襄王賜之南陽今河內陽樊温之屬是也遂霸諸侯舉

事義且利以立大功文公可謂智矣此咎犯之謀也

出亡十七年反國四年而霸其聽皆如咎犯者耶管子鮑叔佐齊桓公舉事舉猶用也齊之東鄙人有常致苦者管子死豎刀易牙用國之人常致不苦不知致苦卒為齊國良工澤及子孫知大禮知大禮雖不知國可也禮國之本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故曰不知國可也

貴因

七曰三代所寶莫如因因則無敵禹通三江五湖決伊闕溝迴陸注之東海因水之力也迴通也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國周禮四井為邑邑方二里也四縣為都都方二十里也邑有封都有成然則邑小都大傳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成國成于乘之國也而堯授之

禪位因人之心也受之禪位與之天下也人皆喜之故也湯武以千乘制夏商因民之欲也傳曰衆曹所好鮮其不濟不敗桀紂是也故曰因民之欲也如秦者立而至有車也立猶行也適越者坐而至有舟也適之也秦越遠塗也車行陸而坐而至者因其械也械正也武王使人候殷候視也反報岐周曰殷其亂矣武王曰其亂焉至對曰讒譎勝良讒邪也惡惡也而皆進用之忠良黜遠之故曰勝良也武王曰尚未也又復往反報曰其亂加矣武王曰焉至對曰賢者出走矣謂箕子武王曰尚未也又往反報曰其亂甚矣武王曰焉至對曰百姓不敢誹怨矣言百姓畏紂無道刑誅皆閉口無誹

言武王曰嘻遽告太公疾太公對曰讒慝勝良命

曰戮戮暴也賢者出走命曰崩崩壞也百姓不敢誹怨命

曰刑勝傳曰厲王虐國人謗王王使衛巫監謗者得而殺之乃不敢言而道路以目刑辟勝也

其亂至矣不可以駕矣駕加矣故選車三百虎賁三千

朝要甲子之期而紂為禽朝早朝也與諸侯要期甲子之日也則武王

固知其無與為敵也因其所用何敵之有矣武王至

鮪水殷使膠鬲候周師武王見之膠鬲曰西伯將何

之無欺我也武王曰不子欺將之殷也膠鬲曰竭至

矣竭何也言以何日來至殷也武王曰將以甲子至殷郊子以是報

也報白也膠鬲行天雨日夜不休行猶還也不休止降雨天地和同也武王

所以克紂也武王疾行不輟輟止也軍師皆諫曰卒病請休

之休息也武王曰吾已令膠鬲以甲子之期報其主矣

今甲子不至是令膠鬲不信也膠鬲不信也其主必

殺之吾疾行以救膠鬲之死也武王果以甲子至殷

郊殷已先陳矣至殷因戰大克之此武王之義也人

為人之所欲已為人之所惡先陳何益人謂武王也人之所欲天

必從之順天誅也已謂紂也人之所惡天必壞之所壞不可支故曰先陳何益適令武王不

耕而穫不耕而穫不戰而克也故孫子曰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此之謂也武王

入殷聞殷有長者武王往見之而問殷之所以亡殷

長者對曰王欲知之則請以日中為期武王與周公

古之法者殊俗之民有似於此其所為欲同其所為欲異口僭之命不愉若舟車衣冠滋味聲色之不同人以自是反以相誹天下之學者多辯言利辭倒不求其實務以相毀以勝為故轍先王之法胡可得而法雖可得猶若不可法凡先王之法有要於時也時不與法俱至法雖今而至猶若不可法故擇一作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為法先王之所以為法者何也先王之所以為法者人而已亦人也故察已則可以知人察今則可以知古古今一也人與我同耳有道之士貴以近知遠以今知古以益所見知所不

見故審堂下之陰陰以夕而知日月之行陰陽之變

見一作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魚鼈之藏也嘗一

胛肉而知一鑊之味一鼎之調調和荆人欲襲宋使

人先表澶一作水澶水暴益暴卒荆人弗知循表而

夜涉溺死者千有餘人軍驚而壞都舍嚮其先表之

時可導也導涉也嚮其施今水已變而益多矣荆人

尚猶循表而導之此其所以敗也今世之主法先王

之法也有似於此似此表澶水而其時已與先王之

法虧矣虧毀也而曰此先王之法也而法之以為治豈

不悲哉故治國無法則亂守法而弗變則悖悖亂不

可以持國世易時移變法宜矣譬之若良醫病萬變藥亦萬變病變而藥不變嚮之壽民今為殤子矣嚮曩也

也未成人夭折曰殤子也故凡舉一作學事必循法以動一作作也循

變法者因時而化若此論則無過務矣務猶事也夫不敢

議法者衆庶也以死守者有司也因時變法者賢主

也是故有天下七十一聖其法皆不同非務相反也

時勢異也故曰良劍期乎斷不期乎鏤鏤取良劍也

斷無取於名也故曰不期乎鏤鏤名也良馬期乎千里不期乎驥驥取里馬

名也王者乘之遊驚因曰驥驚也夫成功名者此先王之千里也楚

人有涉江者涉渡也其劍自舟中墜於水遽契一作刻其

舟曰是吾劍之所從墜遠疾也疾刻舟識之舟止從

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劍不行求劍若此

不亦惑乎以此故法為其國與此同為治也與此契舟求劍者同也

時已徙矣而法不徙以此為治豈不難哉有過於江

上者見人方引嬰兒而欲投之江中嬰兒啼人問其

故曰此其父善游其父雖善游其子豈遽善游哉此

任物亦必悖矣任用也荆國之為政有似於此以此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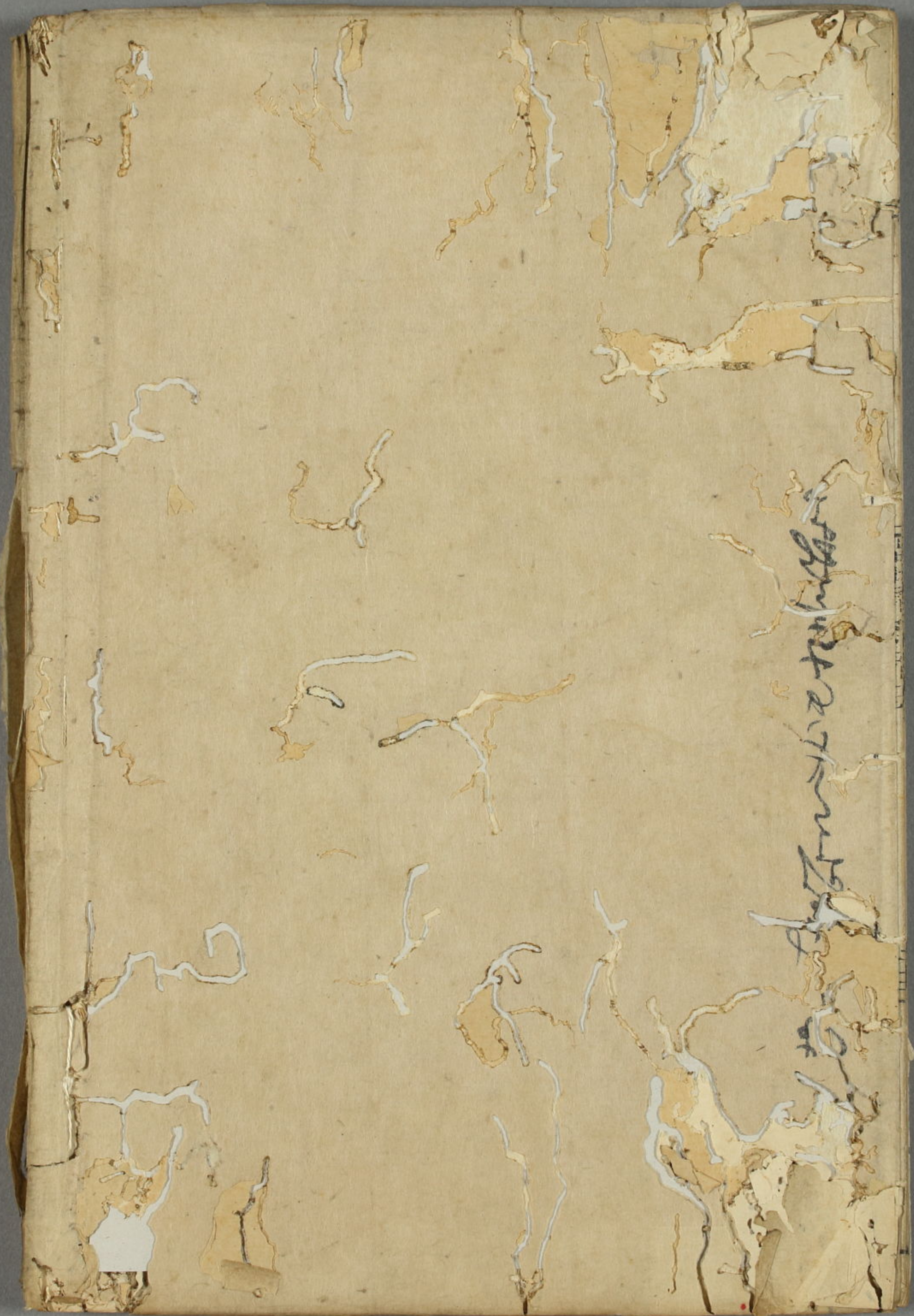


呂氏春秋第十五卷終



A large rectangular area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page is defined by a double-line border. This area is divided into ten vertical columns by thin lines, creating a grid for text. The columns are currently empty, suggesting the page was intended for a list or a table of contents.

The left side of the page contains several vertical columns of handwritten text in black ink. The characters are written in a cursive style. The text is partially obscured by a large, irregular tear in the paper that runs vertically down the center of the page. The ink is dark and contrasts with the aged, yellowish paper.



Handwritten text in a cursive script, oriented vertically along the right edge of the cover. The text is partially obscured by the wear and tear of the binding material.